

地区之间贫富不均的问题,一方面,要依靠贫困地区自身艰苦奋斗,另一方面,还要通过财政等杠杆进行调节。

财政调节可以分为纵向调节和横向调节。纵向调节主要体现在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支持、倾斜上。要建立规范的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加快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确立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时,要充分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内部的欠发达地区的一些主要因素,比如人口密度、可耕地面积、交通等等,并适当给予倾斜。横向调节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富帮穷”,即由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欠发达地区。据悉,福建省财政厅早在几年前就采取了穷富结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举措,主动充当“红娘”,把财政收入逾亿元的9个县、市和9个财政收入不足2000万元的穷县、市结成对子,在资源、资金、项目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口协作,以达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的。与此同时,省财政厅还为结对子的县、市制定了挂钩协作的种种办法和优惠政策。

三、要解决支出规模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当前,在一些地方,财政支出规模过大、供养人员过多,支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地解决。如果长期下去,即使财政再充裕,可支配的财力再多,也难以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当然,缩小支出规模,调整支出结构是一篇大文章,关键要把握四点:一是界定财政供给范围,压缩供养人员。目前,很多地方的财政供养人员都过于庞大,而且越是穷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越高。“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结果,势必会导致成愈来愈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各地在财政供养人员上要猛砍一刀。二是要重新规范和界定支出范围,由多年一贯制的“基数法”向较为客观、科学的“因素法”转轨,并逐步实行彻底的“零基预算”。三是要根据轻重缓急的原则,集中财力优

先安排财政支出的重点,不要再“撒胡椒面”。四是要处理好“吃饭”与“建设”的关系,要真正做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避免“只管吃饭,不管建设”。

四、要解决社会保障滞后的问题

从目前改革现状和趋势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成了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的一大障碍。

我国的社会保障现状并不令人乐观:一是国家和企业包揽过多,既包不好,也包不了,结果使财政和企业不堪重负。二是社会保障体制不协调。当前参与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部门过多,结果在筹资办法、政策规定等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定,政出多门,以至部门、单位之间相互扯皮、相互掣肘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在社会保障理念上存在重城轻乡的倾向。国家对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项目加起来,已在GDP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而对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业人口,仅局限于救灾救济、优抚安置等方面。他们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家庭自身。这是有失公允的,也不符合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四是社会保障基金缺乏强制性,使筹资失去约束力。

社会保障是稳定社会的“安全阀”和“减震器”,对于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关系极大,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改变社会保障滞后的局面。为此,一要建立适当集中、统一协调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由专司社会保障职能的机构执行统一政策、法规和协调职能;二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统一管理;三要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为社会保障基金提供可靠、稳固的来源;四是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五是加快社会保障立法,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完备的法律。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樊市财政局)



在贵州省铜仁市边远、闭塞的六龙山乡,有一位年轻的财税干部长年累月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为农税工作不辞辛劳地奔忙着,他就是铜仁市六龙山乡财政所副所长龙绪刚。

舍小家 为“大家”

六龙山乡是铜仁市一个出了名的穷地方,曾有民谣形容道:“有女莫嫁六龙山,三棒包谷当一餐,三根竹杆做灯盏,三个树根作被单,抬起轿子猴子看,吹起锁呐应岩山。”现在是一个仅有面积96平方公里,人口4130人,至今还不通公路的小乡。而该乡海拔近千米的红旗湾是六龙山乡最偏远、最重要的一个农业特产税查验征收点,是六龙山10万亩淡竹外销的唯一出境口。从这里上缴的农业特产税收入要占全乡财政总收入的30%以上,因此,能否管好红旗湾征收点对全乡财政任务的完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88年4月,通过公开考试,龙绪刚成为一名财政农税助征员。在农村长大,从苦日子中熬过来的龙绪刚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十分珍惜。他一上任后就长期护守着红旗湾这个“要塞”,一守就是9个年头。

龙绪刚第一次来到红旗湾,这里没

有住房、没有自来水,连一个最起码的办公桌椅都没有,条件极为艰苦。这一切没有吓倒他,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六龙山乡乡长而要求照顾,反而促使他去用自己的双手开始艰苦的创业之路。他时时告诫自己:“党和人民把我安排在这里,是要我干好工作,而不是来图享受的。”他坚信别人办不到的事

龙绪刚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节假日,也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寒冬酷暑。1991年深冬的一天,龙绪刚正在开会,有人带信来说,下午有两车竹子外运,但恰好没有税票了。心中只有事业的龙绪刚立即向老所长请了假,直奔市财政局。办理好农业特产税票证手续后,已是下午五点钟了,这时已没有回红旗

计划采伐”,确保本地生态平衡和支柱税源,以利发挥长期效益;对近年发现的贮量大、含量高的硫铁矿、金矿、硅矿资源以及奇洞异境等丰富的旅游资源,拟在修通公路的前提下,采取“招商引资,联合开发”措施,努力培植新的财源增长点。

1990年初,为了克服人手少的困难,龙绪刚主动向林业、工商、税务驻红旗湾征收点的同志建议,采取轮流值班、综合治税的办法,即将一站三所人员编成两个组,一个组2个人,白天夜

胆护农税

青春放异彩

——记贵州省铜仁市六龙山乡
财政所副所长龙绪刚

自己一定能办到。没有住房和办公桌椅,他就到林业检查站租用;没有自来水他就跑到1公里多路的山脚去挑水;没有电视他就以书为伴……这种困境一直持续了7个春秋。1995年,在省、地、市财政部门的关怀帮助下,财政所才在工商所的楼上修了两个通间,从这时起龙绪刚才算有了自己的“窝”。

为了工作,龙绪刚把刚满1岁的儿子托交二妹照看,把责任田压在了身体瘦弱的妻子肩上。1996年8月,从远离30多公里外的家中几次传来不好的消息,说他家中的庄稼受了虫灾,而他妻子又生病了,催他回家一次。接到这个口信,龙绪刚犹豫了。从内心讲,他应该回去,因为自从来到红旗湾,平常每月只回家1至2次,一旦忙起来,几个月都难得回家一次。这次他真想斯守在妻子身边,好好尽尽做丈夫的职责。但当时正处于竹子销售旺季,如果不把好关,税收就要流失。一想到这里,他毅然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又投入了紧张的查验征收工作。而望眼欲穿的妻子见他没有回家,只好自己拖着病体,背上喷雾器到田间杀病虫去了。等龙绪刚把工作忙完之后,回家看到妻子卧床不起,守候在床边的儿子因很少见面而陌生躲闪时,不知怎的,泪水第一次像断了线的珠子从龙绪刚脸上掉了下来……。

湾的车子了,局里的同志劝他不要走了,但他一心想到那两车竹子,如果不赶回去,车主就得多耽误一天。他便到市场上租了一辆两轮摩托车,请车主送他上红旗湾。由于赶车心急,不幸车子在途中翻了,他被摔出了2米多远,头部受到强烈震荡,身上也多处受伤,但他强忍着剧痛请求驾驶员继续赶路,可是还未上车就昏了过去。在医院里,医生劝龙绪刚住院治疗,但他却说:“我个人的一点痛算不了什么,国家的税收流失事大。”龙绪刚硬是一拐一拐地翻越20多公里山路回到了红旗湾,时间已是深夜2点。

龙绪刚还利用空余时间走遍了六龙山的山山水水,对全乡财源情况进行了调查,摸清了全乡财源规模、布局、现状,向乡政府提出了因地制宜发展财源规划:对10万亩淡竹采取“宏观控制、

晚轮流值班,而且规定:对外运的应税产品实行“统一计价,统一开票,足额征收,每日结算、互相监督”。事实证明,这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这样做既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又阻止了各项税款的流失,同时对公平税负、改变各自为政的状况和依法征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宋喜成

不徇私情,依法治税

1996年8月7日,龙绪刚的岳父押运的一辆满载着杂竹的汽车从甘溪坪方向驶来,在税征点停下后,岳父下车向龙绪刚解释说:“今天刚下过一场雨,路太滑,车子在坡脚上不来,就请人帮忙拖上来,花了200多元务工费,能不能减让一点税?”他略思考后说:“您老人家说的都是实情,但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且税法面前人人平

等,您的损失不能用减税来弥补,我也没有这个权力,请您理解和支持我。”岳父见女婿说得句句在理,就心悦诚服地照章交纳了230元农业特产税。

不仅对岳父的税要收,在龙绪刚当出纳员的时候对自己亲生老子的不合理开支他也要拒报。

1989年,当时乡政府财务由财政统管,龙绪刚兼任出纳。一天下午,当六龙山乡乡长的父亲拿着一张就餐发票来要求报销,龙绪刚将发票审核后,发现金额超过了用餐标准,坚持不报。龙绪刚拿着发票主动去找被气走的父亲,并说:“财经纪律是国家规定的,用餐制度是乡政府根据自身财力制定的,希望父亲不要带头开这个口子。”最后乡长父亲只好向儿子认输,并用自己的工资冲抵了这张发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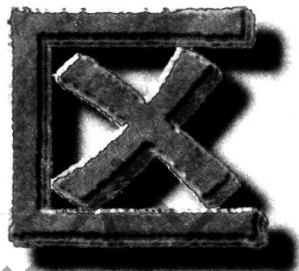
龙绪刚一方面为政府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处处以身作则。他每次出差,住宿总是选最低的,吃饭总是选最便宜的。工作9年了,他没有一个存折,身上常穿的是那套泛白而又整洁的农税制服,而在他家中最值钱的要数那台老掉牙的14英寸黑白电视了。

舍身护国税

龙绪刚的老朋友黄龙灯几次向他行贿,想在他面前逃税,但从没有得逞过。1994年9月的一天,黄龙灯拉了4大车杂竹来到红旗湾,为少交三车农业特产税,便塞给龙绪刚300元钱,当即被龙绪刚推了回去,并义正辞严地对他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该交的税还得交。”黄龙灯第一次在朋友面前吃了闭门羹,只好乖乖地把税交了。1995年9月22日黄龙灯又拉着一车竹子过红旗湾,龙绪刚依然出示农税检查证,并说:“依法纳税,办证放行”。黄龙灯见他还是认法不认人,跳下车来哄骗龙绪刚说:“你去开票,我来交税。”龙绪刚刚走到办公室门口,黄龙灯就飞快地驾车逃跑,龙绪刚来不及思考,纵身从2米多高的坎子跳到马路上,紧追汽车,一米、二米、三米……,直追到7米的坡道处才赶上,并奋不顾身挡住汽车,双手死死地推住车子的保险杆。勒令黄龙灯到办公室交税。气急败坏、早已心怀不满的黄龙灯趁龙绪刚不注意时,突然将他按倒,抓住龙的头重重地向桌椅撞去,并说:“谁叫你六亲不认?!”顿时龙绪刚的额头和嘴里都流出了鲜血,但他仍旧义正辞严地对黄说:“你就是打死我,国家的税款一分也不能少!”终因流血过多,昏了过去。这次他的额头被撞开了2寸多长的口子,门牙被碰落了两颗。当他经过治疗苏醒后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黄龙灯交税了没有?”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和敬佩。在医院里,医生要求龙绪刚先卧床休息治疗一个月,同事劝他安心养伤,妻子心痛地劝自己的丈夫爱惜身体,但他只开了一些必用药,带着尚未愈合的伤,带着他的追求、他的信念,又回到红旗湾坚守他那平凡而又神圣的岗位。

龙绪刚扎根红旗湾,赤胆护农税、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由于他成绩卓著,经市、地、省、中央财政部门层层推荐,于1997年10月20日在北京出席了由共青团中央、中央综治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十二家联合组织召开的首届“中国杰出(优秀)青年卫士”表彰大会,并荣获首届“中国优秀青年卫士”光荣称号。

(作者单位:贵州省铜仁市财政局)



当家人

——张北县财政干部抗震救灾纪实

○ 赵浴黎 王江

1998年1月10日,双休日第一天,距离中国人传统的春节还有18天。这天,张北县海流图乡财政所女干部李兆莘一早蹬车去了三盖沟村,她要在春节前抓紧把全乡因虫灾和旱灾上级落实的农业税减免款逐户退到农民手中。11点50分,她正召集村干部和部分村民代表开会研究退税问题,忽然,“轰隆隆”几声巨响,